

晚清小说期刊

小说林

第四至六期



小說林

第四期

小說林第四期目次

(丁未年六月)

郵政局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圖畫

橫濱郵政局

瑪尼拉城之西班牙橋

著名小說家

范納(一)狄根(二)(附小傳)

●●社會小說

孽海花三(卷十三)

第二十五回

送鶴求書俠魁持戰議

張燈讌客名角死微辭

●●科學小說

電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黑蛇奇談

●●偵探小說

張 瑛

十一 探案三

十二 探案四

十三 家宴

十四 侍女二

十五 露信

第一百十三案

第四章

女士陳鴻璧

魔海

●●寫情小說

墨緣譯意 覺我潤辭

六 陸軍大臣之失踪

●●歷史小說

蘇格蘭獨立記

女士陳鴻璧

第十六回

女士陳鴻璧

救忠臣興師愛亞 殞死人重遇莫提

第十七回

戰克白力加 義釋革總督

●●軍事小說

新舞臺三

三 火光信號

東海覺我

●●文苑

無題

天津道中夢隱

題東隣巧笑歸

京華雜感

病起

東亞病夫

御粹夫

覺我

長洲吳梅

奢摩他室曲話

(續上)

變語撫殘

變

吳靈文血花飛樂府題詞

懷太炎獄中

題李覺爾秘密結社

常州呂俠出其姊氏春陰詞見示立和二闋

●●短篇

三勇士
平望驛

●●評林

小說小話

●●叢錄

印雪移簾屑

葡萄牙之異俗

哥薩克族之迷信

報時花

熱病年紀

指甲

紙壺

俊談 (三則)

尙公小學游藝會

圖畫 (顛倒是非)

談話 (將來之希望)

天 飲

笑 椒

變

女士陳鴻璧

募集小說

本社募集各種著譯家庭社會教育科學理想偵探軍事小說篇幅不論長短詞句不論文言白話格式不論章回筆記傳奇不當選者可原本寄還入選者分別等差潤筆從豐致送

甲等 每千字五圓

乙等 每千字三圓

丙等 每千字二圓

通信處上海新馬路福海里小

說林編輯所

若非信件掛號如有失誤本社

不認其咎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小說林宏文館

有限合資會社

本報每册

(定價大洋四角)

(廣告登招)

凡登本報廣告較之各種日報更有利益勿錯過

廣告料		
五元	洋裝一頁	洋裝半頁
三元	洋裝一頁	洋裝一行
三角		

編輯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小說林總編輯所

印刷所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小說林活版部

募文集苑雜著

本社廣徵海內詞壇如有古近體詩游戲
文章楹聯酒令笑話證謎奇事異聞別體
雜錄寄交社中入選後本社以圖書代價
券酌量分贈（自半元起至十元止）以
酬雅意（已刊行者不錄）

●甲等 十元

●乙等 八元

●丙等 五元

●丁等 四元

●戊等 三元

●己等 二元

●庚等 一元

●辛等 半元

歷史小說 孽海花卷十三

愛自由者起發

東亞病夫編述

第二十五回

送鶴求書俠魁持戰議

張燈讌客名角死微辭

話說那一日正是夏季的末日。看看天色將晚。暑蒸方退。一片燒乏的日光。斜照到一條朝盈顯者車。暮停名士驂的衢。衢裡看那衢衢中間。顯出一座巍煥的大宅門子。開着兩扇烏油油漆大門。貼着一付紅隱隱珠簾。對上聯寫着。龜鶴結良伴。下聯寫着。鯤鵬志南溟。都是斗大的字。寫得龍飛鳳舞。顏神柳骨。端的好手筆。正在那裡一縷一縷放出墨光來。給那

門上有一搭沒一搭的斜照。爭奇鬪艷哩。這當兒。那門前先來了一匹青驄。鐵蹄小川馬小小一付韃子鞍絡着溜金雕銅的籠頭。垂着油彩香皮的挂。轅却繫在牆根邊一棵槐樹陰下。隨後又聽見輪聲隆隆蹄聲得得來了。兩輛前頂後跟的綠拖泥大安車停住了。你道這來的兩輛車是誰呢。却原來頭一輛車裡坐的就是章直蜚後跟的。正是聞韻高兩人離了十刹海酒樓。直蜚知道龔尙書相待甚殷。不敢耽閣。拉了韻高一逕奔來。此時恰到了龔府門前。家人先下了馬。手執着光名紅帖。望裡去投。直蜚給韻高自然也照着門生謁見老師的規矩。下車步行。一前一後的正跟着走。忽聽一陣嘹亮的鶴唳聲。却一聲遠似一聲。望裡去兩人到得門房口。那投帖家人纔把布簾輕輕一掀。只聽門房裡飛出嘻嘻哈哈兩三個人笑語聲。正聽一個乾刺刺的口音道。你別做癡夢了。這裡雪花銀十兩。照着賞格。一絲也沒短你。怎

麼不願領倒。要說時投帖。家人已伸進頭去。畧點一點。低低說聲接帖呀。一個老門公忙跑到門口。手接了帖子。探出半身來。向着直蜚道。章大人來得怎晚。叫我們老爺好等。此時倒保不定見客不見客了。聞大人也請等一等。讓小的上去回看罷。說着跨出房來。正要走。又伸頭到布簾裏。向着一人道。你真要求寫字嗎。大人正忙着軍務哩。那有空兒給你寫條幅呢。回便回。准不准。只好碰你運氣。只聽那一個冷冷的道。煩你老人家善言拜上。只說老漢平生不愛銀子。却也不認得字。只爲敬重大人是箇忠心赤胆。不怕外國人的忠臣。往常無事。不敢相煩。如今我替他找着了。鶴斗胆把鶴來換幾張字。做個欽敬他的記念罷了。那門公聽了。嗤的一笑。拿着帖子就走。却聽門房裡又一人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大人不怕外國人呢。那人哈哈笑道。誰不知道如今給日本開戰。是龔大人的主意呢。這是件替國家掙氣的事。龔

孽

海

花

大人既挺身出來。一身做事。一身當勝。也是我敗。也是我憑着良心對得起。國家罷了。藏頭露尾。做什麼。直蜚聽了這幾句話。來得突兀。看了韵高一眼。忙回頭。湊到布簾下。紗屨邊。望裡張時。只見幾個人。們正陪着一個紫面。白鬚的老頭兒。坐着。看那老兒舉動。雖然粗魯。氣概甚是藏昂。手裡還拿着一根青絲馬鞭兒。只管顛來倒去的掉弄。身旁桌子上放着一張白紙。像是招帖兒。寫得很大的字。直蜚睜眼上去。只見寫着兩行道。本宅飛去白鶴一隻。如有人覓得送來。賞銀十兩。決不食言。龔宅門政啓。直蜚看罷。方明白這人是送鶴來的。正詫異。他不要銀子。倒要求寫字。忖量間。不防韵高在他背後。拍着他肩道。你認得麼。他在這裡做什麼。直蜚方想起這人要說話時。忽地裡面帖帖達達。搶出一個短衣窄袖馬夫一般的人來。衣襟上還是花花拉拉。污着一點一搭的鳥糞。直奔門房口。望着簾子就喊道。二太爺吹！龔

大人給你寫上好大的字叫你候一會兒拿着走直蜚還要聽那老兒說什麼裡邊早一疊連聲喊起請來被韵高一把拉了緊跟着那喊請的門公曲曲折折逕向園內而來一進園門却見滿園翠幄垂陰敷地碧茵如拭一條花岡細石砌成的小徑兩邊種滿鳳仙雞冠各種嫩芽的秋色自有一種閒適景象令人忘世這條徑盡處界著一座紫竹屏屏上疏疏密密絡着數道蔓藤掩映映搖着幾朶豆花當中開着一個月洞門章聞兩人剛穿過洞門忽聽又是一聲嘹亮的鶴唳直蜚一抬頭只見對面那一邊一座小小的六角茅亭亭中只籠着一只白鶴還有一只却在亭外一個園丁雙手抱着一個正汲着一缸清水在那裡替他渾身洗刷這一邊就是那座常到的四面廳却見龔尙書葛衫草履坐在傍階的一株梧桐樹下一張藤椅上面前放着一張方桌兒上首一方漢未央宮瓦的硯池滿滿的貯着一池濃墨下

首攤着一本。稽瑞樓的宋本文選。揭的正是一篇舞鶴賦。中間敷着大幅白宣紙。一個管家在對面平平的托著上半幅。著看尙書。只用三個指頭撮著筆管頂兒。彎着腰。懸着臂。正是圓如抱月。平可擎杯。在那裡蓄勢揮寫。原來直蜚也是個三折肱的老書家。此時觸着技癢。不免想看些筆法。故意攔在韵高前面。放慢步走。誰知再看時。尙書倒把那幅已寫完了。提空着筆。把寫好的端相了一回。繃繃眉搖搖頭道。不見好！不見好！沒奈何。就算了罷。又喊道來！撤下去。且晾着看正說時。抬頭忽見那持帖的門公。立在面前。連忙攔着筆。先叫管家在桌旁看座。一面扭過身。滿面謙和一腔忠愛。半抬身向章聞兩人讓座道。兩位賢契不來時。叫老夫等得磕睡欲死。來時却又被這些筆墨的債戶糾纏住了。不能倒屣奉迓。幾乎耽誤了國家大計。直蜚道。謝傳圍棋。老師揮翰。從容坐鎮。便足氣吞東瀛。有何耽誤。尙書道。豈敢豈敢。

韵高作聲道。老師不可再謙。現在高陞沈了牙山。敗了釁。自人開戰。何可緩。若再外惑威毅伯的。呵喝內受祖鍾武的欺蒙。損國威。失機宜。不但見輕敵。人且要受門下求書債戶的冷笑了。尙書愕然道。誰是債戶。笑甚來。那時恰又聽得一聽嘹亮的鶴唳。直蜚指着茅亭裡園丁。纔駢入的那隻白鶴。微笑道。就是適纔送鶴求書的那人。老師知道他的來意嗎。尙書道。但知道他却賞求書別的不曉。直蜚道。此人並不識字。他不識得老師濡毫之妙。但敬重老師謀國之忠。他說。韵高目視直蜚。搶說道。他說請老師寫好了。暫時且不懸挂哩。尙書問是何意呢。韵高道。他自己誇說家裡懸挂的字畫。只有硬漢的劣書。沒有庸臣的妙墨。他雖敬重老師。還要等老師給日本開戰的事決了他纔肯高高懸挂。朝朝頂禮呢。直蜚哈哈笑道。這大刀王二。出言真如瘋狂。倒要來估量老師。真是把小人腹度君子心了。尙書驚道。大刀王二嗎。

回頭正見那持帖門公。攬着身在地上捲起。纔寫好的條幅。想送出去。便叫住問道。這王二的名字好熟。我在那兒聽見。過你們記得麼。門公道。去年南邊有個流落在這裡的寡婦。賣給老爺一個手卷。做還鄉的盤纏的。不就是王二引進的嗎。尙書恍然道。原來就拿長江萬里圖來的那個人。我曉得他是個老標客。想不到他倒識得國家大體。比着那班力持和議的大臣。只顧偷安保位。不惜辱國損威的強多了。他說話句句鼓厲我們。我們對着他羞還來不及。那裡敢笑他呢。韵高道。門生聽得老師給高中堂已得了會商軍務的面諭了。現在只要速下宣戰明詔。戰局已定。何羞之有。尙書捋着鬚笑道。戰是自然戰定了。但是怎樣保得戰勝。還要商量。一來辦理軍務。總要樞府出力。現在打頭第一個祖鍾武。就是威毅伯一路的人。其餘莊中堂。午白岳中堂。魯博余侍郎。雄義都是跟腳轉的角兒。我們要力持大計。若不想

个高屋建瓴之策。先把這班人壓倒。怎麼保他們不從中牽掣呢。二來不瞞賢契們說。老夫適纔午倦睡着。得了一場怪夢。不知主何預兆。一身的吉凶。原不必問。只怕關着國家的成敗。不免有些耽憂了。韵高忙立着說道。妖夢何憑。這個時候。老師如何也說這話呢。直蜚道韵高且慢着忙。老師尊夢門生倒要請教。怎見便是凶兆。不想直蜚剛說這話時。忽聽庭外又是接連幾聲嘹亮鶴唳。隨風送進廳廊來。尙書回頭望了一望。那鶴亭徐徐道。姑妄言之。老夫夢中就坐在這裡廊下。也對着那只鶴亭。心裡正想飛走了一隻白鶴。還沒尋回。看着那隻騰下的孤鶴。形單影隻。楚楚可憐。倒有些感慨。不防撲地一聲響。覺得眼前雪白的影兒一閃。只見那隻孤鶴張開了車輪大的兩翼也歛的從茅亭裡衝開柵門飛出來了。老夫吃了一嚇。說聲不好。又一個飛了。拔步追上去。誰知老夫追得快。那鶴飛得更快。看看只隔得兩三步路。

却眼巴巴地總趕不上。正趕得急，忽見那鶴翻過身來，團團打箇盤陀，猛的向著地上，只一撲，仿佛金蛇入穴，一般連頭帶尾鑽進地下去了。跑到那鑽的地方，一望原來是烏油油的一個地洞，黑影裡約摸看見些階級，猜他一定是隧道的口門。老夫那時只顧着追鶴，倒忘了危險，大著胆，竟一步一步走下去。走到盡頭，抬頭一看，說也奇怪，那裡是尋常的隧道，倒是一座畫棟丹甍，金搖翠湧的大神殿，尋鶴時却不見了。只見那殿中樺燭高燒，明如日月，鼎煙直上，結就雲霞，抱柱的是古篆長聯，鎮梁的乃金文巨額，寫的是些什麼字句，倒模模糊糊記不真了。正中朝南塑着三尊丈六金身的神象，看那居中一位，頭戴紅絨冠，身披團龍掛方面大耳鬚髮蒼白，一派尊嚴氣象。望而知爲王者。那右首一個，緩帶輕裘，腦後拖着宣威結腰間掛了指揮刀，是個儒將的裝束。一雙細長目秀而有威，兩縉短鳥鬚清而不俗。左邊那一

個更是奇怪。穿紫衫。秉牙笏。巍然端坐。風度雍容。只是沒頭沒腦。蓋着一塊黑紗。面長面短。一毫也看不清楚。老夫正在細細打量。這三尊像。既不是梵土的三世尊。又不像吳下的三高士。倒底是何神道呢。忽聽嘩拍嘩拍幾聲。陡從蒙臉的神象頭上發出。看時。倒不是別的就是老夫追的那鶴兒。正作勢離了佛頭。向著老夫身上直撲下來。老夫叫聲阿呀。鶴！一語未了。忽聽身旁有人說道。鶴在這裡了。你們知道那說話的是什麼人呢。原來已不是夢中人了。那是老夫正醒來。他們却來回王二送鶴來的事了。老夫把這夢一思想。著化鶴歸來。正是遼東的故事。今日用兵也。正憂此地。倘真應了城郭是人民非的讖語。這便如何是好。況且那三尊古怪的神象。是吉是凶。也不知應在那個身上哩。直蜚不等尙書說完。直跣起來。恭恭敬敬。著地唱個大喏。道恭喜。老師。這是天示征倭之方策也。大吉大利。老師怎麼倒不解尙